

关于『野草』、『蜜蜂』社 反动小集团的材料

中共中央民族学院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編印

1957年12月

521.6555029/1446

4

前 言

整風運動期間，我院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发动了瘋狂的進攻。在語文系、歷史系相繼出現了『野草』、『蜜蜂社』等反動集團，它們猖獗一時，不可一世，散佈了大量的毒素。為使大家對這兩個集團的反動本質有一較系統、深刻的認識，決定將它們所刊出的一些文章、大字報選編成冊。

本冊收集的僅是『野草』、『蜜蜂社』所發表的反動作品的一部分，包括『野草』的二十三篇、『蜜蜂社』的八篇。為了使讀者在了解和批判這些材料時，有一輪廓和線索，由語文系的李德君同志執筆寫了一篇『剝開「野草」的反動面目』，又選用了李德君等同志所寫的報導和文章；還請歷史系民族學研究班『啄木鳥』編委會寫了：『「蜜蜂社」的反黨始末』、『「蜜蜂社」群丑』，並請他們給『蜜蜂社』的每一篇材料加了按語。這些文章、報導和按語較系統地揭露了這兩個集團的成立經過、組織成員、陰謀活動以及它們在反右派鬥爭時所採取的以退為守、以守為攻的策略手段。

在本冊選編過程中，語文系、歷史系的同志曾給予多方面的協助，特在此一併致謝。

編者限於水平、時間，難免沒有差錯之處，敬希讀者批評和指正。

編 者 1957年12月

5235/07

03215

目 录

關於『野艸』部分

剝开『野艸』的反动面目……………李德君执笔 (1—5)

一个『文艺』刊物的秘密……………李德君 (5—13)

狼子野心狂……………徐觀儉 (13—17)

『野艸』刊出的若干文章

(1) 請出来吧！你！……………牛蒺草 (刘金堂) (17—18)

(2) 白鶴和兔子(寓言)……………戈 葦 (王成良) (19—)

(3) 官韦記的『真理』(話剧)古 木 (刘金堂) (19—22)

(4) 課堂偶拾……………石 磊 (田硯田) (23—)

(5) 太虛国王子日記……………古 木 (刘金堂) (23—26)

(6) 給一年級的某几个团支委…汪 洋 (王成良) (27—28)

(7) 团支韦爭鳴……………白 痴 (李鶴亭) (28—)

(8) 渣滓……………春 回 (李鶴亭) (29—)

(9) 护疮者……………口中十 (田硯田) (30—)

(10) 王士鎮的发言……………汪 洋 (王成良) (31—33)

(11) 会……………石 磊 (田硯田) (33—36)

(12) [寓言]……………毛毛眼 (周康民) (36—)

①狗熊和猴子

②狼和狗

(13) 漁歌子(惜农·春思)……………石磊 (田硯田) (37—)

- (14) 寄野草……………原上草 (庄 晶) (38—)
- (15) 誠……………古 木 (刘金堂) (38—40)
- (16) 驢 (寓言)……………幼 安 (王成良) (41—)
- (17) 痰盂的殷勤 (寓言)…………… (王成良) (42—)
- (18) 为了我……………茅 竹 (李鶴亭) (42—43)
- (19) 警惕……………野 草 (刘金堂) (43—44)
- (20) 堅持真理，改正錯誤……………野 草 (刘金堂) (44—45)
- (21) 遑於見人的几篇日記…………… (王成良) (46—48)
- (22) 祖國……………汪 洋 (王成良) (49—50)
- (23) 信……………石 磊 (田硯田) (50—51)

附图：

- (1) 乞求万岁！鬥爭万岁！
- (2) 克雷洛夫寓言插图『試作』

關於『蜜蜂社』部分

- 『蜂蜜社』的反黨始末……………『啄木鳥』編委會 (53—57)
- 『蜂蜜社』群丑……………『啄木鳥』編委會 (57—62)
- 『啄木鳥』編者按語和『蜂蜜社』原稿

- (1) 我們要鳴 (『啄木鳥』) 編者按，『蜂蜜社』
原稿。——以下同此——編者)…………… (62—63)
- (2) 出大字報是不是喪失立場…………… (63—64)
- (3) 如此提拔幹部…………… (65—66)
- (4) 是誰之過歟…………… (66—67)
- (5) 如此黨書記…………… (67—69)
- (6) 一個建議…………… (69—70)
- (7) 評『驕傲的女皇』…………… (70—71)
- (8) 致吳王等君…………… (71—73)

關於『野草』部分

剝開『野草』的反動面目

『野草』是語文系一年級（現為二年級藏語班）一群右派分子趁黨整風之機用來向黨猖狂進攻的『文艺』刊物。

（一）

『野草』從今年五月二日創刊起至六月三十日止，總共出了五期。刊出小說、詩、散文等共89篇，其中惡毒地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的48篇，明顯地散佈資產階級頹廢、消極、色情毒素的7篇，在他們受到批判以後用來掩蓋他們的反動面目，賊喊捉賊的文章4篇。以上三類共59篇，佔文章總數的66.3%。其餘30篇中大部分是屬於寫景的『風花雪月』派的东西。在他們的為數已不算太少的文章中我們很難找到一點正確的反映了現實的东西。雖然在我們這『不平凡的春天』里，隨時都發生着奇蹟，在我們的生活里充滿了歡樂和喜悅，但是，在他們筆下一切都變成了可詛咒的事情。不錯，在他們那充滿火藥味的文章堆中也確有那么幾篇，似乎正弱地歌頌了點什麼，但，這是出自騙人，是為了混淆是非。對黨對現實社會極端仇視的情緒流露在他們絕大部份文章的字里行間，這是鐵一般的不容抵賴的事實。

(二)

『野草』第一期出刊是在五月二日，正是党中央發佈了整風指示的第二天，当时社会上已有些右派分子开始蠢動。『野草』集团的右派分子們是深深懂得『气候』的，他們迅速地認為时机到来了，匆忙的把第一期抬了出来。他們为第一期安排了两个任务：（1）作試探性的进攻，（2）『爭取』群众，讓『野草』在『群众』中『站住脚』。从以上两点出发，第一期上刊登的向党进攻的文章不多（仅佔該期全部文章的20%），另外，还假惺惺地刊载了一篇歌頌友誼的小說和歌頌青年团的詩。使大家驟看起来不会觉得这个刊物有什么問題。即使觉得有問題，最多也就認為是其中幾篇文章有問題而已。当时，一部份同学就曾上了当，因此看不清他們恶毒的阴谋和反动的本質。实际上第一期所作的『試探性的进攻』是极其恶毒的，从收入本集的两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見这点。不仅如此，他們还利用前言一方面散佈說党压制他們，說『「野草」突破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和大家見面』，另方面又危言聳听地說，为了『使这棵社会主义曙光下的小草永不枯，永不謝』，要求『更多的人为它負（付）出劳动』，『我們希望，同學們要支持野草的生长』。

第二期五月十七日出刊。因为『試探性的进攻』暫時迷住了一部份人，於是他們猖狂起来了。这一期里恶毒进攻文章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0%上升到65.28%，攻击的範圍也更广了，除从选入本集的两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对党組織和馬列主义的攻击外，攻击还涉及到了很多方面。同學的呼声一文中，以所謂群众的『意見』。实际上是假冒群众之名对党进行攻击。並污蔑地写道：

『院长被鎖在办公室里，对外边的一切根本不知道，全凭幾個「可靠」的干部彙報。打架罵人充塞了我們的生活，从沒人过問，鬧大了不管不行了，来个留校查（察）看，但罵者仍罵，打者仍打，据說学校領導对这些現象已經无法』。又写道：『一年級的黨員同志表現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領導叫干啥就干啥，像机輪一样，領導用手一搖，便一起轉动起来』。『一年級的幾個黨員……根本不和群众接近，想当老爷还是怎么的？』『一年級两个支部的幾個支委、支书，幾乎天天在一起商量事情，說話总是鬼鬼祟祟的，……幾个人在一起随便决定和佈置會議，……你有什么权力敢这样作？』

六月初，正是社会上及我院右派分子活动最为猖狂的时候，人們也許記得，当时章伯鈞和他的奴才費孝通之流从早晨到深夜都在『奔忙』，破天荒地表現了『帮助』党的最大的『积极性』。也正是这个时候，『野草』集团的进攻，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六月三日，出刊了第三期，共刊出各类『作品』18篇，除春思是宣傳資產階級頹廢、伤感的情調，寄野草是右派分子庄晶为他們喝采之外，其余16篇全是对党攻击的文章，所佔比例达到88%。

第四期（6月20日出刊）和第五期（6月30日出刊）是他們受到批判后出的。主要目的在於攻击反右派鬥爭和掩盖他們自己的反动面目，企图混淆視听，滑过关去。选入本集的誠、为了我、驢、痰盂的殷勤、羞於見人的幾篇日記等文章是对他們批判的直接抗拒和对反右派鬥爭的詆毀。警惕和坚持真理，改正錯誤是他們的『社論』。这两篇『社論』极明显地暴露了他們政治上的反动。誰都知道，当时正是反右派鬥爭最緊張的时候，党正号召大家克服温情主义，而他們竟在警惕一文里提出了『反左傾』的口号，写道：『對於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忠於

党、忠於社会主义的左傾机会主义也应该同样警惕」。坚持真理，改正錯誤一文却尽量为他們辯护，說他們的錯誤只是「落在了群众的后边」，「在某些方面……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而已，似乎他們並沒有什麼大錯。在这两期里，他們还刊了幾篇反右派的文章，但是，这是騙人的，他們的这些文章充滿了对右派的担心和同情。

(三)

『野草』很多文章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隱晦、毒辣。在这本集子里，大家可以看到四篇寓言，初看起来，不会感到有多少問題。但是，每一篇寓言都是別有用心的。白鶴和兔子是污蔑党压制他們，狗熊和猴子，狼和狗是污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驢和痰盂的殷勤是用来抗拒大家对他們的批判的。还有其他一些文章也如此。應該注意到：在这些隱晦的詞句后面，隱藏着极其毒辣的陰謀。不过，只要仔細分析是不难剖析出它們的反动本質的。

(四)

『野草』集团的主要成員是：野草編輯——右派分子王成良、刘金堂、李鶴亭。野草的积极支持者——右派分子周康民和田硯田。另外，在他們周圍还有一些走卒，如右派分子郭育才，（二年級彝語班）。有些思想严重右傾的人也曾一度被他們拉了过去，这些人以他們对党不滿为基础，在向党进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反动小集团。从这个集团形成开始就表現出了他們极为狡猾的反动的实質。为了掩护自己，他們曾採取了編者名单保密，一个人同时用幾個筆名发表文章，隱晦的筆法，策略上的『試探性的进攻』等一系列巧妙的措施。

在受到批判以後，他們又採取了拖時間、搗亂會議、耍挾、耍無賴、假檢討等手段，企圖蒙混過關。

『野草』集團的活動還遠不限於『野草』本身，在刊物之外，他們糾合原一年級（現二年級）其他右派分子一起組織過向黨進攻的『哭訴大會』（今年6月1日以右派分子周康民為首組織的向黨進攻的大會），在各種會議上發表過很多反動言論，親手貼過幾十張向黨進攻的大字報。還和其他幾個右派集團一起數次秘密集會，共同策劃向黨進攻的具體步驟。

『野草』集團活動的全部過程證明：他們是一群頑固、陰險、惡毒的階級敵人。他們和他們的刊物應該受到徹底的清算和堅決的打擊。語文系同學在黨的領導下光榮的完成了這一任務。

從『野草』出世的那天起，語文系同學就和它展開了鬥爭，反右派鬥爭更加鼓舞了同學們的鬥志，在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的一個月中進行的近百次會上對他們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經過同學們幾個月來在黨領導下所作的堅決的鬥爭，『野草』集團和他們的刊物的反動面目完全暴露了，這一鬥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應該記住：就在幾個月以前，他們還那麼猖狂，這些反動的文章也曾使有些同學迷惑過。我們要繼續提高警惕，對這個反動集團及其反動文章進行更深入更徹底的批判，肅清他們的影響。

李德君執筆 1957.12

一個『文藝』刊物的秘密

——記語文系同學和『野草』的鬥爭

李德君

五月，正當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時候，

語文系的牆上出現了一個新創的刊物——『野草』。上面都是些离奇古怪的文章。同學們都想知道：這個奇怪刊物的編者是誰？他們為什麼要辦這個刊物？為什麼要為刊物取『野草』這麼個奇怪的名字？但是，又不知為什麼？這個刊物的一切都要『保密』。

第一枝毒箭

『野草』出刊前，為取得合法地位，曾派了一個人出面和黨『談判』，他們的條件是：要爭取黨的『領導』，但不讓黨團員參加編輯工作，說這樣會妨礙他們的『自由』。黨看出他們動機不良，要他們集中力量把系學生會原有刊物『高粱河』办好，不必另搞。但當他們堅持要自己搞一套的時候，黨委還是同意他們自己出刊，他們却污蔑地說，『野草』衝破重重困難才出了刊，黨不執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政策，壓制他們等等。在寓言白鶴和兔子中，他們把自己比做自由的兔子，把黨比作白鶴，寫道：

河邊自由的兔子，在一片處女的沃壤上，種下了一片青草。白鶴看見了不高興的說：『不要種吧。為了灌溉你這不倫不類的青草，會把河水取乾了，影響高粱生長的；再說，大家齊心合力共植高粱，不是更易丰收嗎？』兔子費盡口舌百般的解釋……但是，等於零！白鶴仍然站在河邊，阻止兔子取水灌溉。

爭論

第一枝毒箭放出來後，政治嗅覺靈敏一些的同学感到了問題嚴重，但是右派分子却拚命的喝彩，另有一些同学被迷惑住了。這樣，一場激烈的論戰自發的展開了。有的要求『野草』

編輯站出來說明編輯方針，有的同學却反對，認為既然出版自由，人家保密的東西就不應該要求公開，反正是『百花齊放』，說得『過火』一些也沒什麼。右派分子們就大聲狂叫說『放得好』，『「野草」燒不尽，春風吹又生』。

如此『文藝典型』

『野草』反動集團見有人支持他們，當時也正是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向黨大舉進攻的時候。在他們看來，正是大好時光，不可錯過。於是繼續放射毒汁，五月下旬，連續出刊兩期，喪心病狂的對社會主義展開了全面攻擊。

首先，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積度不滿和攻擊。在『太虛國王子日記』一文里，他們描寫了一個酷愛陽光和春天的皇兒。皇兒被『拘在深宮內，不見天日』，感到『宮里的生活也過厭煩了』。為了『出去看一看太陽，吸一口春的空气』，欣賞『明媚的春天，百花盛開的艷麗』，皇兒決定對父皇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父皇不但沒有答應，反而百般阻撓，怒斥皇兒：『如果以後再說這怕人的話，我一定要判你死罪』。皇兒的宮門上從此『換上了更大的鐵鎖』。皇兒周圍的也都是些極其虛偽的人，誰也沒有支持皇兒的要求。最後，皇兒堅決的表示『我要衝破這黑暗的宮殿，去追求太陽與春天，任憑我付出多少的代價，我也不能屈服怯軟』。並大聲叫罵『宮殿要塌了』。

右派分子採取這樣隱晦的筆法來污蔑生活在今天的社會里的人等於『拘在深宮內，不見天日』，在他們看來，共產黨就是封建制度的帝王（父皇），是共產黨奪去了他們的春天，他們要『衝破』『宮殿』——今天的政權、奪回春天。然而，他們所追求的決不是人民的陽光和春天。

其次，他們惡毒的攻擊黨團員及其幹部和積極分子。這些

在他們的文章里都成了否定形象。並美其名曰『藝術典型』。

『團支韋爭鳴』一文是他們得意的『傑作』。文中有這樣一段：

支韋：『黨是我頭腦的創始者，也是千百萬人的救主!!』，
『在黨的教練和錘培下，我甜蜜的活到現在』。

支韋：『鳴我內心的赤誠嗎？你聽這最後兩句，更有力：
「我保證：在不久的將來，我將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神聖的共產黨員」。』

他們誣蔑一個團支韋會認為黨是什麼『救主』，對入黨又抱着『搖身一變』的態度，是個沒有頭腦的人（因為他的頭腦是黨『創始』的，是在黨『教練』（請注意，不是教育）和『錘培』（這是右記新詞，大概在右記百科全書上才有吧）下才『活到現在』的。這是什麼話呢？

更惡毒的是這篇『文章』的插畫。畫的中央畫着一個神龕，上面挂着一面黨旗。兩側有一付對聯，上聯是：晨昏三叩首，下聯是：早晚一爐香。神龕上放着一個豬頭，神龕桌布中央寫着『誠』，下面畢躬畢敬的跪着一個青年。這幅反動透頂的畫反映出右派分子所頭痛的正是忠实地信任和靠攏黨的人們，他們不惜一切手法加以污蔑、丑化和攻擊。說信任黨就是崇拜偶像就是蠱蟲。企圖離間廣大黨團員群眾和黨組織的關係。當然，這只是他們的妄想。

另外，他們也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不滿意黨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和風細雨方針，竭力鼓吹狂風暴雨。『王世鎮的發言』一詩是寫一個青年在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他們通過這個青年的口，聲嘶力竭的狂叫：

『讓閃電雷倒那一手遮天腹內空虛的古木吧！』

讓暴雨沖醒那不學無術揠苗助長的偽農吧！』

在另一首『会』的詩里更露骨的表现了他們兇狠的面目，用挑战的口吻写道：

『我要鳴，我要放，我要用尖銳的筆戳穿你們虛偽的尊嚴！』

『你是虎，我也要拔你的牙！

你是龍，我也要揭你的鱗！

即使你是鬼，我也要做「法官」，擒拿「幽魂」』。

这是一付多么猙獰的面孔。右派先生們對我們抱着如此強烈的仇恨！假若一旦讓他們的陰謀得逞将会怎样呢？

大論戰

从『野草』出第一期开始，早就有同学在和它进行着鬥爭。六月中旬，全系展开了大辯論。当时，很多同学已經認識到了『野草』的反動本質。但是，由於文章笔法的隱晦，再加上他們竭力宣傳什么文艺誇張，典型，又打着『百花齐放』的牌子。因此，仍有一部份同学受着迷惑。另外，右派分子們也还积极支持他們。

在辯論会上，他們大談其文艺『理論』，否定文艺的階級性，說有『第三种文艺』，並說『誇張可以是无限度的，『典型』是可以用空想来塑造的。这一切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很快就被同學們駁得体无完肤。这些东西失敗以后，他們又拿出了第二套对策，說他們是青年学生，又都是非党、团员，犯点錯誤是再所难免的（？）。这种以退为守的說法，遭到无情打击。同學們仔細地分析了每一篇文章，深刻的論証了：他們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整个刊物都充滿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阴森森的气氛，这决不是犯了一般錯誤的問題。

第二張王牌失敗以后，他們就要起无賴来了。开辯論会的

时候，跑到門外去閒逛。在会上被理直气壮的同学們取得无言以对的时候，他們却恬不知恥的宣称：『我有拒絕回答問題的自由』，有时竟宣佈要退出會場。並說：『我昨天失眠了，这样下去要得腦膜炎的』，『这样下去会发生意外』。这种无聊的对策，不耐惹起大家的冷笑。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們竟耍起流氓手段来了，右派走卒們在会下和批判他們的人吵架，威脅甚至毆打揭露他們的同学。

人們也許会問，他們是編者，文章是作者写的，不能把責任全推到他們身上吧？是的，当大家批判文章时，他們說，这些文章应由作者負責任，編者是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針，只不过修改一下錯別字而已，而当大家要他們公佈作者姓名时，他們又說編者沒这个权利。还說，曾給我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实他們是永远也交不出另外的作者的名单的。原来，这群編者就是作者，而作者也就是編者。这个把戏拆穿之后——他們的对策完全破产了，詭辯失去了市場，曾一度被蒙蔽了的同學們也清醒过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站到和他們完全对立的方面。他們陷於孤立了。

但是，階級敌人总是頑固的。他們並沒有死心，以檢討为名，贏得時間又組織了新的进攻，六月下旬，相繼出刊了第四期和第五期，对反右派鬥爭进行誣蔑和詆毀。

他們这种狡猾的态度和兇狠的面目激起了广大同学无比的憤怒。在同學們的要求下，連日召开會議對他們进行批判。七月上旬，共举行了大小會議数十次。在反右派大軍的穷追猛打之下，他們的原形畢露了。

原来是一群毒蛇

經過一場尖銳的鬥爭，『野草』編輯王成良、刘金堂、

李鶴亭三个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了。原来他們是一群毒蛇，他們的反党是由来已久的。

右派分子王成良出身地主家庭，对家庭被鬥爭不滿，怀恨在心，他发誓要报仇。在一首诗里写道：『……，結下百年仇和冤，若問冤仇何时报，学后成名掌大权』。早在解放初就誣蔑共产党，說『民主变煮民，若要行下去，遍地是骨坟』。中学时还写过很多反动詩。

王在石家庄市税务局工作时，一貫对领导不滿，55年曾写了长达三百餘言的詩謾罵领导，詩的末尾一段是：

这不是领导，我們不要这样的领导，这是真正的保守、自負、自滿的官僚，是一个虛伪的「坚决老練」的騙人符号，是裝在盒子里的別列科夫的衬袍。

此外在工作中一貫消极怠工，失职現象严重，多次遺失机密文件。曾包庇石家庄市集志成百貨商店老闆，漏稅 600 多元。在肅反运动中，組織上曾清查过他，他非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厲。来我院后，繼續散佈反动言論。他說：『我所接触的党团员政治上是坚定的（？），品質上是恶劣的』，並散佈說：『農民生活遭透了，报上、杂志上都沒有报导实际情况』，『报纸、杂志不可信』。在大家批判他們时，他慫恿他的小集团說：『一个青年人，应不怕困难』，『共产党的运动几天就完』。

右派分子刘金堂中農家庭出身，他外祖父、姨夫和其他很多亲戚都是地主、富農。一个舅父还当过伪保长。他对党一貫仇恨。誣蔑說：『苏联侵佔旅大，运走新疆石油』，『說国民党依靠美国是卖国，共产党依靠苏联也是卖国』。中学时，曾混入青年团，因散佈反动言論，后被开除。来我院后对党更为不滿。他說：『共产主义不是最美好的社会，人們所想像的光明

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还说：『一个勇敢的青年，入了团以后，就受了约束，失去了个性，像木偶一样』，『青年团本身就是青年不平等，宗派主义的根源。要青年团结，就得取消青年团』。整风期间，企图为胡风翻案，說胡风不是反革命。

右派分子李鹤亭，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伪保长。平时有很多反动言论，他认为：『我国的民主是教条主义的民主，是假民主』，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只是空喊口号，实际是共产党专政』，他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民主得多』。他认为整风是『矛盾发展到顶头了才被迫提出来的』。在大鸣大放时他假冒一群人的名义在大字报上疯狂的叫嚣『取消党委制』，声言要：『取消一切控制学校的党委机关』，『取消党委办公室』，要语文系党总支丰记，语文系付主任『葛主任走出语文系』。

以上仅是这三个右派分子丑恶咀臉的一斑，他們的反动言行远不止这些。他們的反党是有計劃的，他們打算趁党整风之际，讓野草先在系里贏得群众，在群众中『站住脚』，然后扩大到全院去，以后再往外扩大，印发給各大学。刊物的命名，也是經他們慎重考虑过的，『野草』标志他們不屬『百花』之列，在第一期前言里写道：『野草』不是詩人讚美的菊花和蔷薇，野草是野草』，据此以示与『百花齐放』抗衡。

現在，一切都明白了。我們已可清楚的看到他們究竟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为什么要写那些离奇古怪的文章了。他們不滿意人民得了天下，不甘心孕育他們的階級的死亡，他們甘心作反动階級的『忠臣孝子』。这一切，就是这个打着『百花齐放』牌子的『文艺』刊物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階級敌人是凶狠的、狡猾的。前些日子他們揮动了所有的戈矛向我們刺来。『文艺』正是其中的一支，这一支矛比起明

自張胆进攻来得更加阴險，不易識別。因此，也就更加需要我們具有鮮明、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高度的明辯是非的能力。

（本文原載院刊第45期，選用時，經作者作了一些增改）

狼 子 野 心 狂

徐 觀 儉

右派分子王成良口口声声大言不慚地說：『我革了五六年的命……』。五六年来到的确是一个不短的年月，由此看来，王成良即使不能算做老革命也应该称为革命者了。

但是历史是最可靠的証人。原来这位自命为『革命者』的王成良，五六年来並不是老老实实为革命工作，而是一个忠实於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是一个有着两付臉孔的野心人物。早在六年之前他就下定了与共产党为敌的决心。有詩为証：

『程师面前一片言，結下百年仇和怨，

要問此仇何时报？学后成名掌大权。』

右派分子王成良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当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人民欢欣鼓舞，从此工人解除了身上三重压迫，農民得到了千年夢想的土地，这一惊天动地的历史变化，在这位王少东家的眼里却成为：『民主变養民，若要行下去，遍地尽骨坟。』

这首詩深刻地反映出王成良在土改时的階級立場，看起来这倒也的确是他們那些吃人的階級的途穷日末的处境。

从这里我們不难理解右派分子为什么今天如此仇恨党和社会主义。

中国有句俗語說：『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王少东家虽然至今名未成，权未掌。可是好时机是絕對不能放过的。自从匈牙利事件之后，一切右派分子都認為共产党不行了。蠢蠢欲动